

原创



天下乌鸦一般白

(大杂烩系列)

内容简介

五雅堂来了个牙先生，

其人风姿卓越、文采飞扬、令人着迷。

乌清商怎能不拿刀刮干净眼睛仰视先生芳容？
决定了，今生跟着先生走，棒打鸳鸯也不溜。

不懂的是，

为何先生总喜欢在说文论经的过程中推荐大家
使用“白发”号发油、“不偿命”中药、“

青春永驻”颜料？更奇怪的是：

先生竟喜欢勾引一群女子围在身边，

人家分明是个……

一校意见：

二校意见：

打分：

打分：

政治：

政治：

色情：

色情：

处理：

处理：

签名：

签名：

封面小语

封面构思

前言——我加入大杂烩

我写过八个系列的故事，但从未与别人合写过同一系列。一方面是始终没有机会，另一方面……也许是因为我紧张！

我也看言情小说，常常看到几位作家同写一系列，虽名为系列，但情节上却全无牵扯。写古代故事乃我弱项，那时候我发誓，绝对不跟其他作家同写一个系列，免得成为言情小说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笑柄。

因为太在乎，所以才畏惧。


当初编辑在 函中问我是否愿意加入“大杂烩”的时候，我首先询问了题材。她说是将笔友会（网络）、抢钱会（保险）、乌鸦会（传销）、慈善会（义工）这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情节放入古代的大环境中。我刹时愣了，因为我正准备写的《我是妖精我怕谁》之《狐假虎威》就是这种类型。权衡之下，我停了《狐假虎威》，走进了《天下乌鸦一般“白”》，反正都是动物大杂烩嘛！

于是我当场就挑了“乌鸦会”来写，听说乔克天使也要写这一系列的，我想和她聊聊，又正好同时在网上遇到了编辑，结果那一晚——热闹！

天使、纳兰、藤萍、荏苒，还有几个光知道网名，不知道笔名的家伙全都聚集在了一起。我发现荏苒很有趣，纳兰很专业，天使……天使跟我居然在同一个省，而且城市距离还很近。

顺便透露给大家一个好玩的信息，乔克天使在网上的名字很有趣哦！有机会上网找找吧！

再次特别申明：写古代故事乃我弱项，若是叫大家失望，可把我于某人视为绿叶一株衬红花三朵。



天下乌鸦一般白

楔子

某年某月，某州南郊有处五雅堂……什么什么，乌鸦堂？不是不是，怎么会是乌鸦堂呢？那不成了“黑你没商量”了吗？匾额上分明写的是五雅堂，列位看官瞪大眼睛看个清楚！

其实这五雅堂就是个喝茶、聊天、打发时间的地方，偶尔来个三流的歌妓唱个词、吟个曲就是天大的喜讯。因为叫五雅堂，所以大伙儿都管掌柜的叫“堂主”。抬眼看——

雅堂主身不满七尺，脸色红润，好在还不至于活像关公，手里操着布巾，提着水壶，满脸堆笑，点头哈腰，此人名曰：乌清商。

都说无商不好，料想天下再无清商，偏生此人与众不同。虽说五雅堂不是什么上等人的聚会之所，但气势上倒也不差。可惜他不以此为发家致富的捞钱大勺子，只想让凡夫走卒在此落个脚，喘口气，行商再无不清之说。

言归正传，话说这一日，五雅堂来了一位远道的客人。

“嘿！你们这儿谁是掌柜啊？”

说话的是一五官端正，眉宇间镶嵌着一股书卷气的男人。乌清商不敢怠慢，腿脚麻利地赶了过去。赶到跟前一瞧，他登时呆住了。这客官提溜个鸟笼子，笼里装着只通体漆黑的雀儿，雀儿的头顶上却有一小撮白毛。乌清商颇为纳闷，“莫非这就是白头翁？”

男人挑了挑眉头，雀儿也跟着抖了抖额顶上的白毛。“它只是一只很普通的乌鸦。”

乌鸦也有这种颜色的？自觉问得宽了，乌清商赶紧又问：“客官，您这是打哪儿来？”

“你是这里的掌柜？”他挑起眉瞧着乌清商，只一瞬间，书卷气就被霸气全然抹去，不留半点儿痕迹。

“若不介意，可以叫我‘堂主’。”乌清商一个劲地客套，充分发挥商人的特性，“您是……”

“叫我大鼻鸦吧！他们都这么叫我。”男人甚是爽快地拍着胸脯，同样爽快地要求乌清商，“把你这场子借给我们牙先生说文论经吧！我保你财源滚滚，而且茶水、点心的生意也绝对红火。”

这是什么意思啊，乌清商糊涂了。先生说文论经不都是在教书馆里吗？为什么要来他这个五雅堂？

天下乌鸦一般白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[w](#)

“我们这儿会不会显得吵了点儿，要不我再帮您找处安静的地方，让先生好说文论经？”

大鼻鸦看着来往攒动的人潮，早已欣喜得把持不住，“不吵不吵，就这里刚好！刚刚好！”要是真的安静了，还怎么说文论经啊？“堂主，咱就定这儿了，明儿就来，您看如何？”

既然人家就看中他这块风水宝地了，那还等什么？就这么办吧！乌清商微微作揖，答应了下来，“我一定将这里收拾妥当，明早恭候牙先生的光临。”

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将这事给办妥了，大鼻鸦显得有些兴奋。前几回租借场地，那些掌柜的不是紧张地盘问，就是跟在后面要分成，就属这次的乌堂主最容易摆平了，整个一个呆子嘛！

“那就多谢了！”

“没什么，应该的、应该的。”乌清商不住地弯腰、作揖，这就准备恭候牙先生的到来。

他对读书人向来是极尊重的，也不知道此次前来的牙先生到底有多大的学问。说来好笑，他姓乌，这里若是再来位牙先生，不就成了乌鸦满堂了吗？

思忖间，那男人手中的白头乌鸦张开了“黑”口——

“呱！呱呱——”

1

“乌堂主，你说的牙先生到底还来不来啊？”

五雅堂内其乐融融，比往常的客人多了三成。昨日乌清商就把牙先生即将来此说文论经的风声放了出来，这些人都是慕名前来的，想要一睹牙先生的风采。

只是离约定的时间已经晚了两个时辰，眼见着就要到正午了，怎么还没看到牙先生的身影啊？

“你不会是想借这个机会骗我们的茶水钱吧？”

有毛躁的客官发问，不用乌清商亲自上前解释，自有旁边的客人为他辩解，“小兄弟，你这话说得就不中听了。乌家开这间五雅堂少说也快三十年了，他们祖孙三代什么时候骗过人、捞过黑心钱？你这样说，我们可不依。”

“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”

乌清商赶着出来调停，来者皆是客，再说事由他起，错也在他，他岂能坐视旁观？“也许我弄错了牙

天下乌鸦一般白

先生来此的确切时间，也许先生在路上遇到了什么问题给耽搁了。孔子不也曾在行进途中因为小孩而绕道吗！或许，这牙先生颇有孔子风范呢。”

他这一席话引来众人哗然，“哇！乌堂主，你真的好有学问哦！连孔圣人的事，你都知道？”

乌清商反倒不好意思了，他又是抓耳又是挠腮，不停地给各位客官加水添茶，“我哪有什么学问啊！这些都是在这五雅堂里听来的。”他没有别的爱好，就是想多懂点儿东西，做个真正的茶博士。

要说真的有学问，还是那些教人读书识字、懂礼节识大体的先生。乌清商迫切地盼望着牙先生的大驾光临。

“牙先生到！”

“牙先生到了，牙先生到了，快去迎接牙先生啊！”乌清商慌得不知如何才好，仿佛在迎接自己的新嫁娘一般。

摔开手里的布巾，丢下热水壶，他这就往门口冲去。他急得忘了横在中央的门槛，直直地向前绊去，这一摔……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好……好舒服的嗓音，是谁？这世上若真有安抚人心的圣人，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吧！莫非……莫非他就是……牙先生？

他紧紧握住牙先生的手，激动得几乎发出呐喊，“牙先生，欢迎您来到五雅堂。”

“我也很高兴来到您这块风水宝地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”

乌清商顺着温和的声音缓缓地抬起眸，眼前驻足的是一张清秀的脸庞。虽是书生青衣白袖的装扮，但那两个耳朵眼儿还是轻易地出卖了书生的真实身份。

“你是女子？”

“我没说自己是男人啊！这世上也没人规定先生不能由女子担当。”梳高的发顺着肩膀垂下来，牙先生用指尖撩起末梢的发丝，与其说妩媚，倒不如用辽阔的秀气来形容更为妥帖。

乌清商自认胸无点墨，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来描绘眼前的牙先生。明明是女子，可从她的衣着打扮上看却分明透着男儿的英气。她不是故意伪装成男子，只是以书生的面目出现就让人不由得将她当男人看待。再瞧那一双眼睛，骨碌碌地转，透着灵气，让你摸不清她这一刻在想写什么，下一刻又会做些什么——真正的秀才就该是她这样“秀气的才女”吧！

完了，乌清商发觉自己的眼睛正不受控制地围着她的身影转动。好在……此时此刻他所留恋的人正用同样热切的眼神看着他。

“你是……”

天下乌鸦一般白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[w](#)

“乌清商，五雅堂的堂主，这里的人都叫我‘乌堂主’。”先生问名姓，谁敢不说？

像是对他的回答很满意，牙先生主动向他推销起自己，“我叫牙鹤书，大家都叫我‘牙先生’。”

牙鹤书！嘿嘿！连她的名字都好诗情画意哦！乌清商更加放任自己将痴迷的眼神飘在她的身上，不想却换来牙鹤书关切的询问。

“乌堂主，您娶妻了吗？”

哇！好棒！乌清商兴奋地简直要跳起来，他中意的牙先生问他是否已娶妻，这还用说？他猛力地摇头，差点儿都要把头摇了下来，“我当然没娶妻。”这都是为了等待牙先生的降临。

听他如此一说，牙鹤书的脸色反倒更为沉重，“您尚未娶妻啊？这就糟糕了选”
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为什么他没娶妻会变得更糟糕了？难道……莫非……也许……一定是牙先生不想嫁给他。乌清商捶胸顿足大骂自己是猪头，也不看看自己长得什么鸟样，居然敢奢望娶先生为妻，这简直是……简直是对先生的侮辱嘛！

完了，从此他乌清商再无心动的可能，他命中注定这一辈子都将打光棍……

“再这样下去，你会注定一辈子打光棍的。”

“是啊！啊？”乌清商诧异地转过头，心想这牙

先生未免也太神了，连他心里在想些什么，都能看透？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没见过这么傻的掌柜，难怪叫“乌清商”，天生就做不来奸商，这根本就是智商问题。牙鹤书保持着最良好的笑容，天知道这全是因为职业需要。

“我是看乌堂主的气色不太好，所以问你娶妻了没有。看您这副样子，即使娶妻，恐怕也只有让老婆守活寡的份。”

她从袖中左摸摸右掏掏，弄出一大堆瓶瓶罐罐，两只手不够用了，索性全都堆到乌清商的手上，“你先帮我抓着。”在他的手中找着需要的东西，就像在别人的银袋里掏银子付账，感觉不太好哦！

找了好半天，她翻出两颗看上去很像泥丸的东西。“我这里有两颗‘青春无敌丹’，男用可舒经活络，威力无敌；女用可驻颜养容，魅力无敌。你先拿去试试，我那里还有两百来颗，吃完再来取。效果不错的话，尽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。要知道，‘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’——连人家古人都懂的道理，我们怎么能视若罔闻呢？”

他的身体真有她形容得那么差吗？乌清商简直要哭了，他还年轻，可不想英年早逝，要知道像先生这样有学识的人所说的话一定不会错的。乌清商一鼓作气地将两颗如鹅蛋般大小的药丸全都塞进了嘴巴，咕

天下乌鸦一般白

唧咕唧咬一咬，像吞米饭一般咽了下去。

真听话——牙鹤书欣喜地凑到跟前，“味道怎么样？”

“挺香的。”

废话，山芋做的能不香吗？

牙鹤书一招手，招来了随行的大鼻鸦，“去！去拿两百颗‘青春无敌丹’给……你叫……对对！就是给乌堂主，他可是我介绍的，给他便宜点儿，来个二百两银子也就差不多了。千万别跟他多要钱，千万别！谁敢跟他多要，我回去跟谁算账！听到了没？”

乌清商眼见着牙先生为了他的健康如此劳心劳力，着实过意不去，“该多少钱就算多少钱，我不能让牙先生为我劳神。”

既然如此，她也不再推辞，“实际价格是四百两银子，看在我跟你如此投缘的份上，就算你三百两，再多送你五十颗。记住！你可千万记住，好东西要与你的亲戚、朋友一同分享。人不能太自私，像我！像我什么时候自私过？有好东西我总是跟大伙儿一块分享的，现在不就在跟你一同分享吗？”

到底是说文论经的先生，说出来的话句句在理，字字入扣。乌清商赶紧让小二从账房里拿了三百两银票，这就双手奉上，“这是三百两，多谢牙先生的关心。我真是感激不尽啊！”

“哪里的话？这都是朋友间应该的嘛！”瞧见那三百两银票，牙鹤书眼不跳来心不慌，颇有圣人风范，她甚至将那银票向外推去。“像我们这样做学问的人，谈银子那多俗啊！忒俗！”★

她怕俗，可身边的书童、小厮没一个怕啊！他们这就手忙脚乱地从乌清商的手中“抢”过银票往兜里揣，三百两就这么轻易地赚到了。

牙先生果然是天下难得的秀才——秀你的钱财不打折。

“各位好！各位早！各位客官呱呱叫！”

大清早牙鹤书的心情特别好，原本她和大鼻鸦商量着，只打算在五雅堂说文论经的。可是乌清商听说他们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远，立刻将五雅堂后院的厢房通通收拾了出来，自己却搬进了前厅的小门房里去住。

她感谢他，他却只会说“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”用她的话来形容，这世上没见过比他更笨的人。

没有他这种笨人，她也发不了财，当不了先生。如今又省下一笔住客栈的银子，看来这趟大有收获啊！

只要想到这些令人惊喜的事她就特别有精神，坐在五雅堂的中央，她清了清嗓子，“今天我们就开始

天下乌鸦一般白

说文论经的第一论，论亲情。”

好伟大的话题，乌清商不禁露出崇拜又略显伤怀的眼神。他娘刚怀上他时，他爹就撒手人寰了，他可算是名副其实的遗腹子。他出生三天，他娘便随他爹而去。他六岁死了奶奶，十六岁的时候爷爷驾鹤西归，从此就由他撑着五雅堂直到今天。可见亲情这个话题对他来说，实在是太需要了。且听牙先生怎么说——

“当你们坐在这里喝茶聊天的时候，你们可曾想到家中令人敬畏的老父和年迈的老母；辛劳的丈夫和不辞辛苦的妻子；那正在学堂里用心读书想要考取功名、光宗耀祖的儿子；还有只需再美一些就能嫁与高官富商的待嫁之女。想想他们吧！你们快想想他们吧！”

坐在台上的大鼻鸦操起二胡，闭着双眸拉起感伤的乐曲，听上去有点儿像送葬时的哀乐，颇有点儿惨不忍听的意味。台下喝茶的客官们一边听着牙鹤书的鼓动，一边沉浸在那种哀乐的气氛里，眼泪便不受控制地流下来。

牙鹤书不失时机地站到台前，走近众人，她摇摆着双手向天祈问：“想到了吗？你们全都想到他们了吗？”

众人齐声涕泣：“想到了——”

“既然想到了，为什么不为他们做点儿什么呢？”

“是啊！为什么不为他们做点儿什么呢？”大鼻鸦跟在她后面演双簧，声音抑扬顿挫，很有空谷回声的效果，极具震撼力。

牙鹤书颤抖着双手穿梭于众人身旁，“难道我们还要这样一直忽略陪在我们身边、对我们最好、为我们无私奉献的人吗？”

“不要。”不知谁大吼了一声，其他人便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。

“难道要等到失去这些人，我们才想起他们的好，才想起至今为止都没有为他们奉献过、牺牲过吗？”

“不要！”人群中开始有人扪心自问，脸上的每块肌肉都挤出似乎“痛不欲生”的四个字。

“难道别人不对我好，我身为老父、老娘、丈夫、妻子，或是儿子、女儿，就不能对自己好一些吗？”

“能——”声音渐渐大了起来，蛮成气候的，甚至有人激动地站了起来不时地甩动着肥厚的胳膊。

牙鹤书再接再厉，风助火势越烧越旺，“那我们还等什么？快点儿行动起来吧！‘全家福’药水，让您全家福气多多、满意多多、好运多多——在这里，

天下乌鸦一般白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[w](#)